



Aesop's Fables 全本伊索寓言

英汉对照插图本

I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Aesop's Fables

全本伊索寓言

英汉对照插图本

I

李长山 陈贻彦 孙 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本伊索寓言 I/(古希腊)伊索著;李长山,陈贻彦,孙征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1

ISBN 7-5001-1077-4

I. 伊... II. ①伊...②李...③陈...④孙... III. 英语—对照读物,寓言—英、汉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5941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总体策划/迪 伊

责任编辑/臧惠娟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8.87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000

ISBN 7-5001-1077-4/H·319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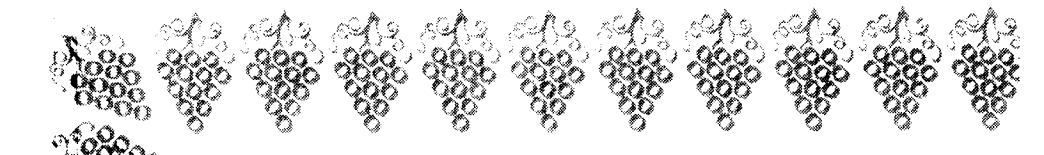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编者的话

伊索寓言传世两千余年，版本繁多，常见选本至多收录三百篇左右。本公司此前出版周作人《全译伊索寓言集》，计三百五十八篇。此次则依据乔治·菲勒·汤森牧师（1814—1900年）收集本编纂，所收篇数为目前所见最多，达四百零五篇。有些篇名虽然相同，内容大同小异，但系出自不同版本，所寄托教训则有区别，收入本书，以求齐备；倘作比较，亦饶具趣味。

历史上或者真有伊索其人，伊索寓言却未必为其所作；实是彼一时代或此前此后一些含有深刻寓意的动物故事，假托其名，流传至今。世人视为经典，所获启示匪浅。有关流布始末，请参阅汤森牧师收集本序言（即本书序言）。此外还收录了汤森牧师所撰伊索生平，亦供读者参考。

综观国内外伊索寓言选本，多经一再改编，有些已面目全非，演变成幼儿故事。本书则力图保留伊索寓言未经雕琢的质朴风格，无论语言，抑或插图，均追求原汁原味。这也是出版此一英汉对照读本的初衷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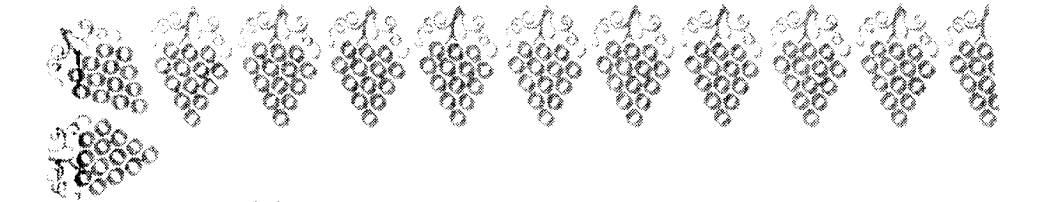
序 言

故事(tale)、比喻(parable)和寓言(fable)都是传达教诲的常用方式。它们各有特点。故事所述内容或实有其事,或纯属虚构,未必要给人什么道德教训。比喻是对语言别出心裁的运用,旨在传达一种言外的隐秘意义;它可能特别提到听众或读者,也可能不提。寓言与故事和比喻有同有异。寓言像故事,都包含一个简短而真实的叙述;寓言也似比喻,都力求传达一种隐含的意义,只是传达方式不同,它的方式与其说是运用语言,不如说是通过技巧引入虚构的人物。寓言又与故事或比喻有别,它有一个很大优势和不可分割的属性,即始终不忘要传达教诲这一主要目的,因此必然要设法灌输某种道德准则、社会义务或政治真理。真正的寓言,若名副其实,就要始终抓住一个主要目标,即表现人的动机,改善人的行为,通过杜撰的虚构角色,假借原野的动物、空中飞鸟、林中之树或森林百兽之口,把其意图巧妙隐蔽起来,让读者接受忠告而又不自觉有忠告者存在。因此,忠告者的优越感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会妨碍读者接受忠告;如果是在不觉之间引导读者,唤起他对纯洁、高尚和值得赞扬事物的同情,激发他对低级、可耻及不足取事物的义愤,教训就会为更多读者所接受。因此,真正的寓言家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不是叙述者,也不是讽喻家,而是良师。他维护道德原则,抨击邪恶,颂扬美德。从这一点讲,寓言优于故事或比喻。寓言家也创作笑料,但要在欢笑的掩盖下传达教诲。伊索最杰出的模仿者费德鲁斯(Phaedrus)明确表示,这双重

目标才是寓言作家的真正职责。

始终恪守这种双重目标正是伊索寓言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伊索寓言普遍为人喜爱的原因。米勒(K. O. Mueller)教授说：“寓言源于希腊，是刻意对人间事所做的滑稽模仿。‘ainos’这一名称，照字面讲，就是一种警告，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责备，只是因为担心过于直率，或因为喜欢打诨逗乐，虚构百兽中所发生的事加以掩饰罢了；不论在何处，我们都会发现，有关伊索寓言古老而忠实的叙述，都是一样的。”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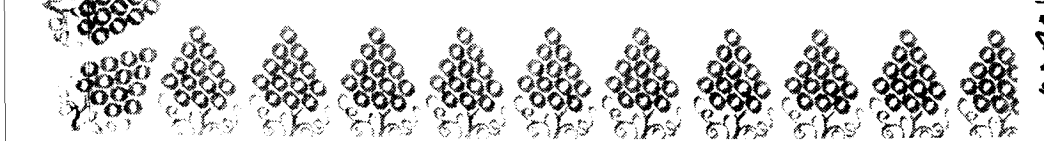
创作寓言务必小心，要注意(1)叙述本身；(2)寓意的推导；(3)注意保持寓言中虚构角色的特点。叙述应当只涉及一个情节，前后一致，既不要描写众多细节，弄得臃肿不堪，也不要刻画多种环境，因而脱离主题。寓意或教训应当十分明显，应当与叙述密切交织在一起，而且完全依赖叙述，每个读者看过，都必然会有无可争辩的相同理解。引入动物或虚构的角色应当留意它们的天性，注意人们普遍赋予它们的品质，做到无懈可击。狐狸应当总是狡猾的，兔子总是胆怯的，狮子总是勇猛的，狼总是残忍的，公牛总是强壮的，马总是高傲的，驴子总是有耐心的。这些寓言许多都极其严格地遵守了这些原则。它们只讲述一个短短的故事，寓意从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且与故事水乳交融。多兹利(Dodsley)²说：“伊索采取简单的方式，使寓意与寓言浑然一体，所以才卓而不群，胜过所有神话作者一筹。他的寓言‘大山生老鼠’含有讽刺自命不凡之人的寓意。在有关乌鸦的那篇寓言中，乌鸦一张口掉了奶酪，仿佛也不经意地丢掉了最强烈的警告，千万要当心阿谀奉承。没有必要单独写一句话来解释寓意；也不可能像我们常见的那样，叠床架屋去强化寓意。”³注意表现动物虚拟性格始终一致也应受到同样的赞扬。尽管创造这些动物意在描绘人的动机与情感，可动物还明显地保留自己的特性，奸诈狡猾或足智多谋，勇敢或怯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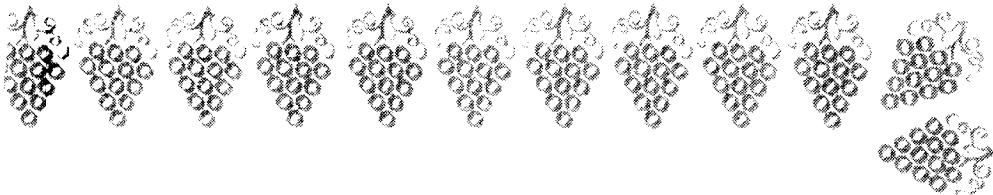


慷慨或贪婪。

必须承认，不能把这些赞美之词加于这个集子所有的寓言。真正的伊索寓言，其迷人之处、殊胜之点就是目的单纯，寓意与故事密切关联，动物的选择精到。而本集中的许多寓言恰恰缺乏这些特点。这些寓言何以如此良莠不齐，看一看它们的起源与传承，便明白究竟。其中有许多寓言不是出自伊索的手笔，而是从伊索之前的古代作家那里借来的。如《老鹰和夜莺》为赫西俄德所述；⁴《鹰为自己羽毛所制之箭射伤》系埃斯库勒斯所讲；⁵《报复鹰的狐狸》由阿尔基洛科斯所传。⁶其中还有许多是后世之作，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僧侣。本集虽收有早于或晚于伊索时代的寓言，却都有正当理由署上伊索的名字，因为伊索创作的寓言不胜枚数，结构千篇一律，遵循同一方式，拥有相同的特点、意象和标记，从而赢得了一项特权，给人公推为希腊寓言之父和寓言的创始人。所以此后的寓言便也都冠以伊索之名，他也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赢得了千古第一道德说教者的尊位。⁷

这些寓言首先全是由伊索叙述的，长期以来通过变化不定的口头传说方式流传下来。柏拉图⁸曾提到，苏格拉底身陷囹圄之际，等待着一艘圣船从德尔斐斯驶回，以问明自己是否会被处死。在等待之时，他乘机把伊索的一些寓言改写为诗，不过是据自己记忆所及改写的。据说，公元前300年左右，雅典哲学家德米特里厄斯·法拉鲁斯（Demetrius Phalereus）首次把这些寓言收集成书。基督纪元伊始，费德鲁斯模仿这些寓言，用拉丁文的抑扬格诗体创作了许多寓言。费德鲁斯生为奴隶，也可能后来落难沦为奴隶，他曾受奥古斯都大帝褒奖，获得自由。公元315年，安条克的修辞学家阿弗托尼乌斯（Aphthonius）写了一篇有关这些寓言的论文，并将一些寓言译为拉丁文散文。这一译本更值得注意，因为它真实地说明了当时及后来通行的一种习俗。修辞学家和哲学家常





用伊索寓言训练其门徒，不仅让学生讨论故事的寓意，而且还让他们亲自动手，进行创新和改编，以期完美地掌握寓言的风格和语法规则。奥索尼乌斯(Ausonius)⁹是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皇帝的朋友，也是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著名诗人。他传下了一些诗体寓言，同时代一位名气不大的作家将它们译为散文。与奥索尼乌斯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阿维埃努斯(Avenius)又将其中一些寓言译成拉丁文的挽歌。内夫雷(Nevelet)将这些挽歌收在下文提到的一本书中，偶尔有些也被收入费德鲁斯编辑的版本中。

其后又过了七个世纪，人们才再次注意到伊索寓言。在那漫长的700年中，这些寓言仿佛光彩尽失，销声匿迹，彻底被人遗忘了。正是在14世纪初，拜占廷列位皇帝大力倡导赞助学术之时，也即这个亚洲王朝辉煌之际，我们才再次发现伊索这个名字受到赞誉，为人纪念。普拉努得斯(Planudes)是君士坦丁堡一位博学的僧侣，他收集了大约150则伊索寓言。普拉努得斯的生平鲜为人知，不过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关在修道院内息交绝游的隐士。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元1327年奉皇帝老安得罗尼卡(Andronicus)之命出使威尼斯。他直接接触到了西方教皇，从此热心维护教皇的利益，因而招致东正教统治者的怀疑与迫害。普拉努得斯受到了双重指控。一方面指责他拥有巴布里亚斯(Babrius，本文最后详细谈到)的抄本，而且鉴赏能力低下，把巴布里亚斯的诗体寓言“改为”或译成了散文；另一方面又断定他从没有见过伊索寓言，而是自己杜撰了一些寓言，把它们归在希腊著名的寓言家名下。事实上，这两种极端说法都不完全对。普拉努得斯可能杜撰过为数不多的寓言，或加入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寓言；不过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各种译本与长篇演讲练习中还有大量无可辩驳的内在证据证明，虽然他接触的版本可能讹误百出，但他确实谙熟真正的伊索寓言。他所编寓言集妙趣横生，意义重大，不仅成了伊索寓

言早期印刷版本的来源或蓝本，也是吸引学者注意这些寓言的直接途径。

伊索的这些寓言最终再次进入基督教世界的大众文学中，登上高位，其演变轨迹不能到东方去寻找，要到西方去探索。东罗马帝国周边祸事渐起，公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再加上其他事件，促使意大利知识迅速复兴；人们再度爱上伊索寓言也与这种知识的再发现密切相关。确实，这些寓言也是最先引人注意的较古老的创作。在当时杰出学者的心目中，它们与《圣经》和其他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并驾齐驱。意大利知识复兴著名的推动者罗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 不仅把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斯的历史著作译成拉丁文，也把伊索寓言译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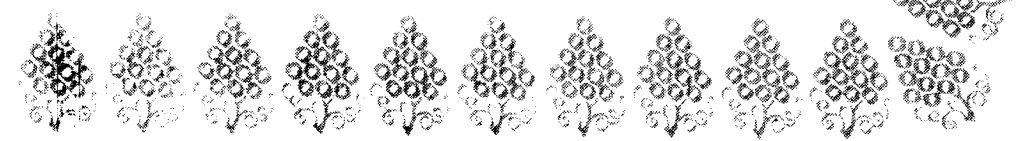
这些寓言也是通过印刷机得以广泛流传的作品之一。早在 1475—1480 年间，博努斯·阿库修斯 (Bonus Accursius) 就印刷出版了普拉努得斯编辑的伊索寓言。随后，卡克斯顿 (Caxton) 在五年内把这个寓言集译成英文，并于 1485 年用自己的印刷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印刷出版。¹⁰ 还必须提到，这个时代的知识也在这些寓言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¹¹ 寓言被篡改，编成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当时伟大的传教士在公开讲演中频频引用这些故事，至今仍能 在让·罗兰 (Jean Raulin)、梅弗雷斯 (Meffreth) 和加布里埃尔·巴莱特 (Gabriel Barlette) 现存的教义中觅得。¹² 当时最有可能影响过伊索寓言的出版物就是《谐谑集》(*Liber Facetiarum*)。¹³ 《谐谑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的著作，1471 年出版，收有百则笑话和故事。有两则寓言《磨坊主及其儿子与驴子》和《狐狸与樵夫》无疑就选自此书。

有关伊索寓言的知识由意大利迅速传播到德国。这些寓言因为得到宗教改革伟大先驱的喜爱和认可而更加风靡。伟大先驱们常常以这些寓言为手段，讽刺和抗议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阴谋



诡计和贪赃舞弊。热情而著名的卡梅拉里乌斯 (Camerarius) 积极参与《奥斯堡信纲》的起草工作。他身为图宾根大学的教授,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大学生编写了一个版本。马丁·路得翻译了其中 20 则寓言,后受到梅兰希顿 (Melancthon) 的敦促,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路得宗著名神学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图书管理员格特弗里德·阿诺尔德 (Gottfried Arnold) 提到,路得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非常推崇伊索寓言,认为其地位仅次于《圣经》。公元 1546 年,普拉努得斯编辑的伊索寓言集在罗伯特·斯蒂芬斯的印刷机上印刷了第二版,还插入了一些据巴黎鲁瓦图书馆所藏手稿整理的寓言。

然而,把《伊索寓言》重新介绍到世界文学中,在 17 世纪初取得了最大进展。1610 年,瑞士学者伊萨克·内夫雷出了伊索寓言第三版,题为《伊索寓言》(*Mythologia Aesopica*)。这是向伟大的寓言家致敬的高尚行为,也是迄今出版的最完善的伊索寓言集。它除了收录普拉努得斯所编、依各种早期版本重印的伊索寓言外,还收录了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手稿中整理而从未出版的 136 则新寓言,40 则归于阿弗托尼乌斯名下的寓言,43 则取自巴布里亚斯的寓言。书中也收了费德鲁斯、阿维埃努斯等作者所译这些寓言的拉丁文版本。内夫雷的这个集子成了搜罗齐全的“伊索寓言集”(Corpus Fabularum Aesopicarum)。由于内夫雷的爬剔梳理,伊索重又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喜爱,成了人类睿智不凡的道德说教者和伟大导师。自内夫雷所编此集出版以后,300 年间,除了《圣经》外,没有任何书的传播广度超过《伊索寓言》。《伊索寓言》译成了更多的欧洲语言和东方语言,过去和今后,世世代代都有读者,犹太人读,异教徒读,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也读。目前,这些寓言不仅并入了文明世界的文学中,而且家喻户晓,各国居民在互相交流和日常交谈中常会脱口而出。





在恢复伊索寓言盛名的历史过程中，内夫雷的集子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集卓尔不群，还因为其前言中初步提出的一种见解。此见解一经提出，经一系列奇特的情节证明，非常正确。内夫雷暗示，人们会发现，一个名为巴布利亚斯的作家才是现存《伊索寓言》的真正作者。这一暗示自提出以来，人们已做了一系列研究。了解这一点，对人们充分理解伊索与其名下作品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巴布利亚斯生平奇异而多趣，列入文学奇人异事中盖无不妥。一般都认为，他是希腊人，生活在爱奥尼亚的殖民地小亚细亚，但具体的生活和创作年代尚未确定。有位批评家¹⁴断定，他生于亚该亚同盟成立之时，即公元前250年；另一位则认为晚在塞维鲁皇帝（死于公元235年）之时；其他人以为他与费德鲁斯同时，生活在奥古斯都时期。不论其何时创作了自己的伊索寓言，但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这些寓言似乎完全消失。只有阿维埃努斯、苏伊达斯和约翰·策策斯提到过他的名字。苏伊达斯是著名批评家，11世纪末在所编词典中引了几首孤立的诗，均是巴布利亚斯所作的伊索寓言。策策斯是君士坦丁堡的语法学家和诗人，生活在12世纪后半叶。内夫雷在上述伊索寓言集前言中指出，普拉努得斯所编伊索寓言不可能是伊索的作品，因为文中有两处提到“圣僧”，而且把《雅各书》中的一首诗加入了一则寓言中。他认为是巴布利亚斯创作了这些寓言。法国一位饱学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瓦瓦索尔（Francis Vavassor）¹⁵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从内在证据，从用比雷埃夫斯（伊索死后200年始称此名）称呼雅典的一座港口，从引入其他近代词语，进一步证实这些寓言有许多至少是在伊索之后创作的，更大胆地提出巴布利亚斯是这些寓言的作者或收集者。¹⁶上述各种资料都提到了巴布利亚斯，因此促使普利沙尔·本特利（Bentley）在17世纪末更加仔细

地研究了当时《伊索寓言》的不同版本。他认为,其中许多寓言除措辞稍有不同外,都可以分解为已知巴布里亚斯创作所用的跛脚抑扬格诗句。¹⁷而且,他在当时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自作主张,代巴布里亚斯争取这些寓言的专有创作权。这种仿佛不近情理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如此彻底的肯定,却也激起了强烈反对。本特利博士¹⁸遇到了一个劲敌,牛津大学毕业的查尔斯·博伊尔(Charles Boyle)阁下,¹⁹即后来的奥雷里(Orrery)伯爵。二人有关这一问题的通信与争论,因双方机智博学而更加热烈风趣,后来在17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本特利博士的论点,几年后又得到了托马斯·蒂里特(Thomas Tyrwhitt)的进一步支持。蒂里特先生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他放弃了高官厚禄,更加投入地从事文学研究。公元1776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布里亚斯的论文,还将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手稿中所发现的巴布里亚斯的跛脚抑扬格诗体寓言编辑成集。意大利博学之士弗朗切斯科·德富里亚(Francesco de Furia)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手稿中发现了几则先前从未出版的寓言,予以印刷出版,从而进一步证实有些学者的猜想,巴布里亚斯确实收集过寓言。1844年,这一专题研究出现了意外的新局面,发现了巴布里亚斯真迹抄本。这一发现颇为奇特,与波焦在圣高尔修道院发现昆体良《雄辩家的培养》和西塞罗《演说集》的情形如出一辙。公元1416年,梅诺伊德斯(Menoides)经全民教育部部长维尔曼向国王路易·菲利普推荐,奉命搜索古代手稿。他执行命令时,在圣山圣劳拉女修道院发现了一份手稿。事实证明,这份手稿正是人们长期怀疑并希望找到的巴布里亚斯的跛脚抑扬格诗体寓言集。它分为两册,第一册收有125则寓言,第二册收有95则寓言。这一发现引起了广泛注意,它不仅以奇特的方式证实了一系列批评家大胆的推测,而且也发现了价值连城的文学瑰宝。这份手稿不仅确立了伊索寓言的声誉,而且证实这些寓

言大部分都非常古老、真实。这些寓言不久就出版问世。已故著名学者乔治·刘易斯爵士是伊索寓言最当之无愧的英文编辑，詹姆斯·戴维斯牧师则是同样称职的英文翻译。戴维斯曾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学者，也是刘易斯的亲戚。因此，韬光湮没许多世纪之后，巴布利亚斯作为真正伊索寓言最早、最可靠的收集者，终于大放光芒。

——乔治·菲勒·汤森
(George Fyler Townsend)

 ¹ A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K. O. Mueller 著，第一卷，第 191 页。London, Parker, 1858 年。

² Select Fables of Aesop, and other Fabulists, 三卷本，由 Robert Dodsley 译为英文，附有部分脚注和一篇寓言散论。Birmingham, 1864 年。第 60 页。

³ 其中有些寓言起初无疑含有一种原始、个人的解释。最初创作时，意在指涉某种偶然事件或个人的某种不道德行为。如《鹰和狐狸》和《狐狸和猴子》两则寓言应是阿尔基洛科斯所作，意在报复兰开姆贝斯对他的伤害。《发胖的狐狸》和《青蛙想要一个国王》也是一样，伊索讲这两则寓言，直接用意是要劝说萨摩斯人和雅典人服从他们各自的统治者佩里安德和皮希斯特拉图斯的统治。而《马和鹿》的创作意图是劝告希姆拉人不要给法拉里斯配侍从。同样，费得鲁斯的寓言《太阳的婚姻》当是指古罗马将领德鲁苏斯的

女儿莉维娅与古罗马图拉真的亲信与重臣塞扬努斯计划周全的
联姻。这些寓言，虽说起于具体事件，起初旨在适合特定的情形，
可构思巧妙，所含教训又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是普遍适用的。

⁴ Hesiod, *Opera et Dies*, 第 202 首诗。

⁵ Aeschylus. *Fragment of the Myrmidons*, 埃斯库罗斯说这则寓言在
他那个时代之前就有了。见 *Scholiast on the Aves of Aristophanes* 第
808 行。

⁶ *Fragment. 38*, Gaisford 编。另见 Mueller 著 *History of the Liter-
ature of Ancient Greece* 第一卷, 第 190 - 193 页。

⁷ M. Bayle 叙述伊索的事迹谈到这一点, 讲得很精彩。“今日归在
伊索名下的寓言并非伊索本人创作的寓言; 这些审议的题材和思
想多来自伊索, 语言则是他人的。”他还说: “因此, 这是赫西俄德
的作品; 我更愿意把此则寓言的创作殊荣归于赫西俄德; 不过, 这
事他做得很不理想。伊索把它改进得极为完美, 所以人们都认为
他才是真正的寓言之父。”——M. Bayle 著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⁸ 柏拉图, *Phaedone*。

⁹ 看寓言吧!

罗马皇帝的老师,
名叫奥索尼乌斯的意大利人
自莱茵河畔寄汝
伊索的三韵诗;
翻译的散文形式,
经精心打磨,
始可讲述巨匠之作。

Ausonii Epistola xvi, 75-80

¹⁰ 这两部书现存于大不列颠博物馆, 在藏书室陈列, 置于玻璃展
柜的匣内, 供好奇者观看。



¹¹ 寓言可能完全不为中世纪学者所知。有两部名著有些人可能会把它们归入此类作品。一部是“*Speculum Sapientiae*”，系在耶路撒冷大主教圣西里尔名下，而实际创作年代要晚得多，现在只有拉丁文本。此书分四卷，通篇都是对话，角色皆是虚构的原野和林中百兽，其目的在于谴责某几类人：吹嘘之人、傲慢之辈、奢侈之徒、多怒之流等等。伊索的寓言谋局布篇优美和谐，措辞简洁洗练，教训也明白无误。而这些故事绝不是伊索原来的故事，也根本不具备这位希腊杰出寓言家寓言的上述显著优点。此书的确切名字是：“*Speculum Sapientiae, B. Cyrilli Episcopi: alias quadripartitus apologeticus vocatus, in cuius quidem proverbii omnis et totius sapientiae speculum claret et feliciter incipit*”。另一部篇幅更大，分两卷，14世纪时由西多会修士 Caesar Heisterbach 出版，题名为“*Dialogus Miraculorum*”，1851年重印。此书通篇都是对话，穿插了许多有关各种主题的故事。它与纯粹的伊索寓言毫无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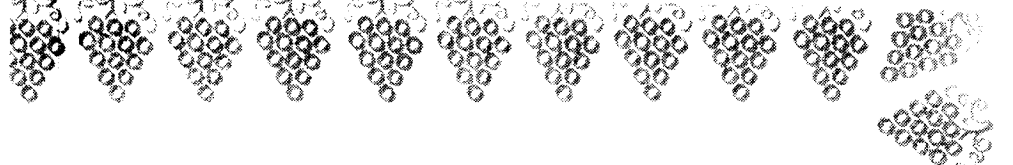
¹² Post-medieval Preachers, S. Baring - Gould 编。Rivingtons, 1865年。

¹³ 有关这部作品的介绍，见 the Life of Poggio Bracciolini, the Rev. William Shepherd 编。Liverpool, 1801年。

¹⁴ Theodore Bergh 教授。见 Classical Museum, 1849年7月第8期。

¹⁵ Vavassor 的论文，题为“*De Ludicra Dictione*”，公元1658年应著名的 M. Balzac 之请撰写，却在 Balzac 死后发表。目的是要表明，斯卡龙 (Scarron) 和达苏西 (D' Assouci) 所采用的谐摹风格，也是当时法国极为盛行的风格，没有得到古典作家的支持。Francisci Vavassoris opera omnia. Amsterdam, 1709年。

¹⁶ 声称巴布里亚斯为作者或收集者也得到了法国饱学之士 M. Bayle 的热烈拥护。Bayle 在其可圈可点的词典 (*Dictionnaire His-*



torique et Critique de Pierre Bayle, Paris, 1820 年) 中提出更多论
据,以支助博学的先辈内夫雷和瓦瓦索尔。

¹⁷ 跛脚抑扬格诗。跛脚抑扬格诗与抑扬格三音格诗不同,它最后
一音步总有一个扬扬格或扬抑格;第五个音步,为了避开短格,一
般都用抑扬格。见 *Fables of Babrias*, Rev. James Davies 译, Lock-
wood, 1860 年。序言,第 27 页。

¹⁸ 见 Dr. Bentley 的 *Dissertations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¹⁹ Dr. Bentley 的 *Dissertations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和 *Fables*
of Aesop, the Honorable Charles Boyle 编。

伊索生平

伊索一如希腊最著名诗人荷马，生平事迹茫然难考。伊索生在何处？吕底亚的都城萨迪斯、希腊岛屿萨摩斯、色雷斯古老殖民地梅森布列亚、弗里吉亚省的大城市科蒂艾乌姆，当名不让，都自称是伊索故乡。虽不能将此殊荣明确授予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可有几件涉及伊索出生、生活和死亡的事，现在学者都公认是确凿不移的事实。

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伊索生在公元前 620 年前后，而且生下来就是奴隶。他先后有两个主子桑索斯和亚德蒙。二者均是萨摩斯人。亚德蒙见伊索博学多识，机智风趣，就大加奖赏，还他以自由。在古希腊各共和国中，自由人特权良多，有一项特权就是可以踊跃参与公共事务。伊索的人生道路，与后世哲学家斐多、迈尼普斯和爱比克泰德相同，出身卑贱，与人为奴，后来腾达，名声大噪。他诲人不倦，也愿受人教诲，因此漫游列邦，也曾到过吕底亚的都城萨迪斯。当时吕底亚著名国王克罗伊斯大力倡导学术，大力庇护文人士。伊索在克罗伊斯的王宫中会晤梭伦、泰勒斯等贤哲。现在都认为，伊索忝陪在席，与哲人交谈，深得主上欢心。伊索有句话，传诸后世成了格言，“弗里吉亚人口才超群”。

伊索应克罗伊斯国王邀请定居萨迪斯，奉这位君王之命处理各种困难而棘手的国务。执行使命时，出访了希腊不同的小共和国。他时而在科林斯，时而在雅典，口中讲述一些机警俏皮的寓言，竭力劝说两城居民顺服各自统治者佩里安德和皮希斯特拉图